

□徽印象·古镇

千年古镇柘皋 北闸老街显繁华

张发平



沧桑的北闸老街

柘皋，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，古称皋泉，西周初期群舒一支在此建立宗国，春秋时先属楚后属吴。唐置巢县镇，属巢县。南宋时改称柘皋，清末曾为安徽三大重镇之一。

“只要你去北闸老街走一走，你就会发现这座千年古镇的历史文化有多么厚重。”近日，在巢湖市柘皋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介绍道，北闸老街全长200多米，沿街两面边是“清一色”的明末清初建筑，距今有近400年的历史。2007年，北闸老街被巢湖市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巷口矗立一座“北闸老街”石碑，前面就是一座不太宽阔的青石板街，偶尔有行人走过，一片寂静和清冷。北闸老街宽约4米，青石路面光滑如镜，由于历史悠久，街道中央还留下或

深或浅的手推独轮车车辙。街道两侧多为一阁一楼楼舍，用厚木板分割成上下两层，上层居住，下层为营业门店。房舍青砖黛瓦，多为屏门格扇、雕梁画栋和飞檐翘角，两家连接处还有风火墙。

老街的房舍有两进、三进、多进不等，其中以李鸿章家族遗留的当铺规模最大，号称“江淮第一当铺”。该当铺前后有三个大开间，七八进深，三座高大的石门门额正中雕刻着八仙图。虽然历经百年风雨沧桑，这些图案画面依然清晰可见，栩栩如生。

据说，民国初年，北洋军旅长孙百万率兵对李鸿章当铺抢劫，被袭击一空的李氏当铺从此衰落，到了20世纪20年代彻底倒闭。如今，李氏当铺多数房舍坍塌。陪同人员说，他们上

埠告诉后人，当年这条北闸老街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，是一片繁华闹市。如今，虽然繁华落尽，但从这些徽派宅宅精雕细刻和商铺来看，其昔日繁华仍然可窥一斑。

“政府已经开始规划修缮老街。”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，北闸老街以及李氏当铺的坍塌已经引起社会高度关注，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对此进行规划、保护和修缮，正在积极招商引资，拟将北闸老街打造成文化旅游景区。

走出北闸老街，从身后的一家金银首饰店内，传出阵阵工匠的敲锤声。那铛铛的响声打破这片寂静，在这条幽长的老街上飘荡，悠远而清脆。（本文文史常识由巢湖市委宣传部提供）

□徽印象·文化

戴名世与朱书的情怀

李国春

公元1684年暮春，英姿勃发的桐城秀才戴名世从安庆乘船沿江而下，赶赴南京参加甲子科乡试，和煦的暖风将一叶孤舟从宣城一直吹送到繁昌城外的旧县港口。

春寒刚去，虽见柳枝添绿，野鹭试水，但芦荻依然枯残。薄暮时分，有几只小船停泊在旧县江边。此时，戴名世伫立船头，极目远眺。他吩咐船夫系好缆绳，正欲下船，蓦然看到早有两位书生翩然携手立于江岸。一书生间戴名世与船夫叙话，便主动上前寒暄。于是中国清初的两位文化名人——桐城戴名世与宿松朱书，便戏剧性地会面于“江皋孤艇”之边，“荒烟落日”之下。

事后，戴名世作《送朱字序》，以说部体记录了他与宿松才子朱书这次会面的场景。

朱书也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古七古《旧县遇桐城宋潜书述学究刘木斋先生相知之意感作》，定格了此次他与戴名世邂逅的那一幕：

赫圻城西江接天，停橈系舸舟相联。
偶上江干步斜日，忽惊乡语何翩翩。
拱手致词一借问，云是皖桐家相近。
初试冠军同联袂，琅珩先生亲授训。
……

原来，同为安庆府籍的戴、朱两才子，受知、拔擢于同一恩师，他就是山东诸城人安庆府学究刘木斋，单名果。戴名世在未举之前，其文名早已远播江淮之间，尤其是深得学究刘果的青睐；同时，朱书的文章也早为刘果所垂青。

戴名世曾深情地说：自我在学究府中听说字绿的姓名并见其文章，至今已四、五年了，始终萦怀于心，以未能一晤为恨，字绿对于我也是这样。朱书在他的《南山集序》中也写道：

“余与戴君田有名世皆生霍山(天柱)之麓，东西相距皆二百里而遥，皆迂拙无用于时，而自力于古文，以取正于天下而待于后世，则皆有其志。”可见两人志趣相同，且互为倾慕，神交已久了。

戴、朱二人以文会友，以文结交，在长达三十多年的交往中，诗文唱和，各抒高怀，互为砥砺，卑己而尊友，虚怀若谷，一派谦谦君子风度。

康熙四十二年癸未(1703年)，朱书以会试四十四名、殿试二甲四十名中试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旋授翰林院编修，纂修《佩文韵府》。六年后，五十七岁的戴名世以会试第一、殿试一甲第二名中试，旋授翰林院编修。

朱书先于戴名世中试，在京师声誉赫然公卿间。等到戴氏金榜题名后不久，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，而朱书早已在四年前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了。戴案中，朱书因为《南山集》作序而受株连，所幸“已病故，无庸议。”朱书病歿的第六个年头，戴名世也含恨离开了人世。



范寿鸣

(接上期)汪万清从袖衫中取出一绸缎包叠好的东西放在了桌上，把酒菜稍稍挪动了一下之后，将绸缎层层打开，只见绸缎中是一张折叠成半尺见方的澄心堂纸样纸，拱手递给钱汝诚。

钱汝诚接上将其展开，脸上旋即露出一丝惊喜之色，连连嘉许道：肤如卵膜，坚洁如玉，细薄光润，仿制得像！好纸！好纸！

1-4日 内景【酒肆】

钱汝诚 胡守志 汪万清
胡守志给汪万清满上酒，说道：这样的货，你现有多少？

汪万清：不多，家中仅有三十张。
钱汝诚将纸样递给胡守志，眉目舒展开来，对汪万清举起杯说道：我全要了，你开个价。

汪万清：一张我只要你五十两白银。
钱汝诚：嘿嘿！你可真敢说啊，嘿嘿，成。汪万清叹了一口气，幽幽地语带双关说道：大人好像不完全称的上是澄心堂纸的买家啊！

钱汝诚微微一笑，沉吟不语，不远处有酒者不时发出喧嚣声。

趁喧嚣声停顿的一个空当，钱汝诚说了一声：嗨！真热闹啊！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汪公子可否告诉我，你这纸的进价是多少？汪万清：大人真想知道？汪万清眼睛盯着钱汝诚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一张六十两白银。钱汝诚一惊，眼睛死死盯着汪万清。钱汝诚：那你岂不是大赔了？汪万清：不，我大赚了。

钱汝诚一脸惶惑：汪公子这话让我实在是听不懂了。汪万清：我这种古法制艺的澄心堂纸初如皮纸、色如霜雪、寿如松柏，迺书重彩，宣绘金碧辉煌，这么珍贵的纸，只配“如意馆”画屏陈设，以悦龙颜，这还不是大赚了？

钱汝诚暗地放下酒杯：你倒底是什么人。胡守志腾地站了起来，钱汝诚朝胡守志使了个眼色，胡守志坐了下来。汪万清神色镇静道：商人。钱汝诚：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汪万清看一眼钱汝诚，见他脸色松弛了一些，而胡守志却显得还有些戒备。

汪万清：看来大人是不太懂得做生意的法门，为商之道，全在取与予两个字上做文章，没有予哪来的取？钱汝诚点头道：没有予哪来的取？嗯，公子的经商法门中隐含着极深的经世之道！自古英雄出少年，以前还真没把这话当真过，今日我可当真了。

接着他又站起来，在桌边踱了几步，说道：做大生意的，就不能盯着眼前小利。一张赔十两，三十张就要赔三百两，三百两白银应该也不是一笔小数。汪万清：在下知道，大人不会在乎这区区让利的三百两白银，不瞒大人，这次赔卖是我多年思虑成熟的事情，澄心堂纸本属御用纸张，其兴盛之由就是唐唐李愬不惜重金选调国内高手，云集京城，开设纸坊，所以一开始澄心堂纸就得到了一国之君的励创，没有这样的背景，澄心堂纸无以内力之引，难成复兴。我赔三百两白银义卖，“小为”之举，还望大人给留个号，新安字号能在澄心堂纸的古法制艺仿效大成。

钱汝诚十分激动，起身走上前拍着汪万清的肩头道：说得好啊！哈哈，想不到这商人中还有汪公子这样谋远之人，你能这样舍近利求远利，凭着这样的高远胸襟，我敬你一杯。汪万清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钱汝诚将着领下的胡须：留个号，呵呵，成，你这个号，我留定了，来日自会登门拜访，你只要能有这货样的澄心堂纸，那往后啊，我们可就

是常情买卖人啊，而且价格不是问题。

说话中，一个仆人模样的人匆匆走过来，对胡守志嘀咕了几句，胡守志脸色一变，把钱汝诚拉到一边小声道：大人，曹树脚把西关那几个盐业散商已经招到了客栈。

钱汝诚打消了和汪万清继续聊下去的念头，汪万清见此状起身。

汪万清：大人还有重要的事要去料理，在下就不打扰了，对了，何时来取澄心堂纸？我好安排。钱汝诚：明天一早我就差人前去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

1-5夜 内景【新安字号后堂】

汪万清 汪瑞卿 汪夫人
汪瑞卿(汪万清父亲)正在翻阅书文，眼前人影一闪，是儿子万清远远地跑了过去。

汪瑞卿喊了一声：“万清！”没有人应声，汪瑞卿嗔骂道：这臭小子，这一向是怎么了，神神叨叨的？

不一会儿，门口传来汪夫人的声音：这么大的事，还是先得跟你父亲说。

汪瑞卿一回头，见夫人领着万清走了进来：你们娘俩在说什么呢？

汪万清将靠椅奉到母亲身后，汪夫人顺势坐下，把万清告诉她今天下午在酒肆与钱汝诚的交易一五一十说了个清……

汪瑞卿一听就明白汪万清的初衷，但仍然面露难色，起身来回踱了几步。

汪瑞卿：那三十张澄心堂纸压箱都已二十多年，迟迟没有出手，这次出手，还赔上三百两白银，这赔钱当是小事，只是那三十张澄心堂纸是我二十多年前回老家筹货时偶得，那位老艺人估计都不在人世了，倘若他们敞开劲地要货，那样的澄心堂纸，我们到什么地方去筹？万清啊，你想过吗？

汪万清将目光移向母亲，犹豫了半天才开口：我这几天就准备准备，回老家一趟，一来看看能否在一些老货主那儿筹得一点这样的现货，那些人回京城还要一些时日呢，我想在他们再要货的时候，我定能准备停当；二来张罗张罗，募请一些高人合计，日后还是要开设自己的澄心堂纸纸坊为好。

汪夫人频频哈首，转眼看了汪瑞卿一眼，说道：万清说的在理啊。

见他沉吟不语，她接着又说：东西也出手了，赔也赔了，不如就这样试一试……

汪瑞卿说道：十几年前，前任盐运使卢大人在扬州的时候，新安字号长期供给卢大人澄心堂纸，他对我澄心堂纸不胜好评，却在给价上只认市场同比，我想，我还没有给他上品，如果给他古法制艺的澄心堂纸，他若也只出这个价，岂不笑话，就算是我能把这样的难处说清楚，可也是心里不快啊！前些日子，桐师爷跟我提起澄心堂纸，说是当今皇上酷爱书画，深悉正品澄心堂纸懿制，来两淮办差的京官常私下探询——何处求得正品澄心堂纸！我没有应付他的话。

汪万清一脸庆幸，说道：真是这样啊！父亲，我想我的判断完全在理！桐师爷还跟你说了些什么？

汪瑞卿思来想去，他想不到当时桐师爷具体是怎么说的，因为桐师爷是卢大人的幕僚，卢大人是落难要职离开扬州的，其后桐师爷也没有再在盐运衙门内行走，所以也就没有在意桐师爷所说原委，只是模糊记得一些。

汪夫人看着汪瑞卿思忖的表情，起身走到

他身边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我看就不用你想了，万清现在能当事，皇上也好，京官也罢，反正让万清自己琢磨着去做。

汪瑞卿假意瞪了汪夫人一眼，然后笑道：万清此举，是想将古法澄心堂纸做起来，这是我多年来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……

说着，汪瑞卿又来回踱了几步，又道：我记得那位老艺人告诉过我，澄心堂纸古法制艺成本昂贵，他把那二十张卖给我，说是没有赚我的钱，他只是希望我能将其卖出个好价钱，以示澄心堂纸古法真鉴，借此我新安字号也可水涨船高，但实际与想法往往相差甚远啊！皇上也好，京官也罢，可皇上、京官是万清能靠得上谱的吗？

汪夫人：不管怎样，至少这次出手万清是有数的，只要那二十张澄心堂纸能到京城，我就有戏，总不像你，老是把宝压在箱底，还好这古法制艺的澄心堂纸是不碍时间的。

汪万清似有疑惑地插话：那三十张澄心堂纸，在我印象中，父亲一直藏于箱内，为何从不见父亲有出手的意思？

汪瑞卿笑道：起初，我把那三十张澄心堂纸陈设在新安字号的主席货柜上，售价八十两白银，如此价格，问津者无不扬而去，毕竟与行市价悬殊过大，没过一些时日，我发现字号的生意急剧下降，还引来众多非议，不得已啊！只好将其收存，也许是没有遇上懂行人，这件事情让我弄明白了两个问题，一，澄心堂纸古法制艺成本昂贵，这其二呢，就是要找准机会，买的不知道卖的，卖的不知道买的，当然咯，这期间也不乏有一些墨客行家上门来纸，但这些人多是要纸难为价。

汪万清听后，点了点头，沉默良久，又道：那老艺人不在了真是可惜可叹！汪瑞卿：老家那么多能工纸匠，仿制的澄心堂纸也有三分样子，我们的老货主中数歙州左长青古法最为精道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，那就是他们的价钱都卖得很低，这世上没有卖错的，证明他们在成本上克扣算计，这样澄心堂纸古法制艺可就大打折扣了。

1-6夜 内景【新安字号后堂】

汪万清 汪瑞卿 汪夫人
汪瑞卿看了汪万清一眼，然后一步走到他身边，从容说道：我那儿还有十张与那二十张同样的澄心堂纸，你把他带到歙州左长青，要他做出同样的澄心堂纸，每幅给他订价三十两白银。

汪万清：三十两白银？这是常价的十倍啊！我琢磨着每幅只给十两足矣。

汪瑞卿没有开口，抬眼看着汪万清。

汪万清笑着也不吱声。

汪瑞卿：我知道，这些年来，你打理字号渐有长进，对生意上的事情，你比我强啊，但在澄心堂纸古法制艺上，你可不要犯了苛求成本，不计内品货实的大忌。

汪夫人：你就知道让万清接受你的那些大忌！汪万清抬起头来道：父亲跟我去一个地方看看。说着，起身将汪瑞卿带到了后宅的一个小院内外，汪夫人也随后跟了去。

后院院门外有一片汪家没有真正修整的空地，均是养了一些花花草草，除了汪万清两个弟弟有时会在这读书外，其他多是闲置。汪万清：我想把这个地方改造成小型纸坊。

汪瑞卿淡淡一笑：小了，这地方还不够原料堆置呢。

汪万清：我不做澄心堂纸的前道工序。

汪瑞卿是个老练行了，一听便立刻明白了儿子的用意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汪瑞卿说道：加工生意，呵呵！说来听听。

汪万清：我们从老家收来我们的半成品，也就是生宣，像仿古法白的生宣纸最上乘的制艺成本我想先出六十两白银，应该已经卯足了劲。在这基础上完成加工澄心堂纸，这道工序

的上手，我早已有物色，只要把他请来统筹后坊，付予工钱，为我坊雇佣。加上材料资费，怎么算也较为划算。而且监制把控尽在自己家坊。

汪瑞卿：想法是好啊！只是……汪瑞卿欲言又止，像是想着另外的事情。

汪夫人站在一旁，有些会意，快快地道：唉！万清啊，你父亲还是说得对啊——听你说这么好的想法，可就是好纸难为价啊！刚刚你父亲说顾念的——你高攀上的那几个京城的官爷靠谱不？究竟能不能给出一个上好的价格续量定制？你可是把宝全压在了他们的身上啊！

汪万清：母亲，孩儿以为宝不是压在那几个京城的官爷身上，而是压在澄心堂纸的行情上。汪瑞卿看了汪万清一眼问道：你的理由是什么？汪万清答道：那几个京城的官爷的识货与行货，让我在他们身上好像嗅出来了什么，虽然一时说不清，道不明，至少能让我感觉到澄心堂纸古法制艺已有一纸难求的现象。

汪瑞卿：有你这样的直觉就好，否则，那么高价格的澄心堂纸可是雾里看花啊！汪万清突然转过话题，说道：对了，我想起白天与那几位京官交谈时的一桩事，我记得父亲跟我常提起皇宫中的“如意馆”，我故意对他们说到过“这么珍贵的纸，只配‘如意馆’画屏陈设，以悦龙颜”。当时他们神情反应强烈恨戚，看样子好像是说——你怎么识破我们的身份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当时我心里还真咯噔一跳，还好他们来过我们新安字号，能确定我仅仅是个小掌柜，后来虽说对他们敷衍了过去，但他们也没有否认自己与“如意馆”的干系。

汪瑞卿拍拍汪万清的肩膀道：做事一定要老成持重，尤其与官府里的人打交道。

汪万清：父亲，我有一事不明，皇宫里的“如意馆”父亲如何知道。

汪瑞卿：桐师爷常跟我提起。



2-1 日 外景【庙子弯】

钱汝诚 曹树脚 胡守志
庙子弯亭是西关盐场的附属盐场，按前日在客棧接触的几个散商的说法，这里私盐最为活跃，曹树脚以辽东私盐商的身份，获得与扬州许多私盐贩帮的见悉。扬州许多盐商凭借着“专商”和“引岸”制，常将盐底售价抬高到一般价格以上，这本身就是滋生私盐贩子的良引，私盐贩子的走货多是仰仗那些专事运销的帮伙。曹树脚打探到扬州新崛起的运销帮伙，通过常赴京城的漕帮故交引荐一个名叫刘富有的马帮帮主。一早钱汝诚他们一行三人乘坐马车从扬州城出发，如约来到了离西关盐场仅隔数里远的庙子弯亭。

胡守志跳下马车，一边随马车徐徐前行一边四处察看；曹大人啊，我们这是到了庙子弯亭吗？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？曹树脚从马车上掀帘探出头来：这是庙子弯亭吗？

胡守志：哎！大人，前面有一个亭子，好像上面有字匾。胡守志上前细看亭上檐椽上的扁字，字色褪尽，凹陷之处依稀可辨“庙子弯亭”四个大字。这所庙子弯亭简陋单薄，时值暮春三月，阴雨绵绵，一连十几日不见天晴，亭外的桃花、杏花纷纷被风吹落，狼藉一片……（未完待续）

印象中国·徽印象酒

— 中国徽文化酒领袖品牌 —

中国·徽印象酒业 服务热线：4008869279

